# 吃 饭

章小东

**14.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**

一定是出鬼了!明明是同样的汽车,十三个站头,怎么会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呢?那时候我不知道市中心的街道多数都是单行道,来去汽车的站头设立在不同的地方。这里不是17街,而是16街。虽然17街和16街相差只有一条街,却有着天壤之别。16街是条步行街,白天这里是上班族的天下,那些摩登男女一个个夹着个公事包,一本正经地匆匆赶路。可是到了夜晚,到了只有酒吧还开门的时候,马路上除了酒鬼,就是要饭的了。

孤身一人站立在酒鬼和要饭的当中,语言不通又迷失了道路,我只有心惊胆战。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到处都是墨漆黑的黑人,其中有一个人正醉醺醺地向着我走过来。

“哈啰! 贝贝,过来……”我的脚骨发抖了,无知觉地后退着,我想我的末日到了。

正在这时候,我忽然看见拐弯角上走出来一对年轻的黑人男女,他们西装革履,时装打扮,我就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飞奔过去。我当时只会说两个单词,一个是“汽车”,一个是“波德”。这对男女大概被我突如其来的出现吓得瞠目结舌,但立刻明白了我窘迫的处境,只是无奈听不懂我的话语。他们看到我急到了火烧火燎的样子,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幸亏那个女人灵机一动,从皮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本记事簿,她比划着让我在上面画画,我明白了,便在那张纸上面画了一幢房子、一辆汽车和一个人,我指着图画告诉他们:“我……汽车……波德……”又急中生智想出来另外一个单词:“家”。那聪明的女人想了想恍然大悟,她向那个男人解释了一番以后,那个男人一拍脑门对我说:“跟着我,跟着我! ”

这三个字是我熟悉的,因为当时上海的电视里正在播放《跟我学》这档学英语的节目。于是我便跟着这对男女穿过了马路,他们的长腿迈得很快,我几乎奔跑起来,当我们到了下一个路口的时候,一辆公共汽车停到了我的面前。这不是我要乘坐的长途汽车,这对男女却不由我分说,就把我塞进车子里。车门在我的脑后唰一声关上了,那对男女隔着车窗和司机解释着什么,又向我挥手道别。我很焦急,我不知道这辆汽车会把我带到哪里,我的口袋里又没有多余的钱来乘坐这辆汽车。然而这些都不是大问题,最大的问题是,当我举目观望的时候发现,这辆车子相当拥挤,而且都是已经喝得烂醉的黑人,我是其中唯一的女人,我要瘫倒下去了。

车窗外面摩天大楼的茶色玻璃散发出冰冷的寒气,车窗里面的黑人兄弟热气腾腾地喧哗,他们看到我亢奋起来,拍手跺地在车厢里又唱又跳。整辆汽车跟随着他们跳动的节奏,剧烈地晃动起来,越来越厉害,幅度之大,我以为汽车要打翻了。

我尽量缩小身体,两只手紧紧抱住了汽车里的扶手。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回家,能不能看到我心爱的儿子,想到这里,我为自己在美国找饭吃如此艰难而感到心酸。

就在这个时候,车厢里的酒鬼们突然大呼小叫起来,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,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只看到车门在我的面前打开,车子停在一个斜坡的旁边。这里不是车站,可是车子上的人一起轰我下去。我的后背瑟瑟发冷,斜坡下面是高速公路的进口处,他们难道是想把我推到高速公路上,集体谋杀我吗?我死死抱住钢管不放手,恨不得和钢管融为一体。见我不肯下车,两个彪形大汉立刻挤过来,他们一边一个把我架了起来,我根本没有抵抗之力,就好像一只小鸡一样,两只脚悬到半空当中。他们拎着我从斜坡上面冲下去,所有的人都在叫喊,只有我咬紧了嘴唇。

我想明天早上,我那支离破碎的尸体将被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,我只希望不要太可怕,不要吓到我的儿子。

夜间的冷风在我的耳边呼啸,我抬起头来,最后看了一眼满天的繁星,一轮明月挂在正前方,我和我的儿子说了声再见,便把眼睛闭上。突然,风停了,叫喊声变成了欢呼声,我感觉到我的两只脚站立到了坚硬的地板上。睁开眼睛一看,原来我已经被放进了一辆公共汽车里。早上把我带进城的女司机正冲着我微笑,那两个把我架进汽车的大黑人,站在汽车外面的黑暗当中露出了雪白的牙齿,对着我摆了摆手说再见。

# 生死对决

## ——温哥华的中国富豪

柯兆龙

**29.这些材料不会是假的**

“当然和你们有关啦。”刘正声觉得火候差不多了,就说:“刚才我们已经对你说了,大发集团指控顾斌勾结你公司的人,企图诈骗巨额资金,其关键点就在那份《承诺书》。现在,你们坚持说这份《承诺书》是真的,但大发集团的老板坚持讲这份《承诺书》是假的,究竟是真是假呢?这就是我们要来搞清楚的事情了。”

“那份《承诺书》是真是假早就有了结论,已经经过北京最权威的司法机构做了技术鉴定,这点你也许不清楚吧?”余国伟道。

刘正声不以为然地说:“可是大发集团认为那次鉴定有失公正,与事实不符,因此不予接受。”“那他想怎么样?”“他认为这是有人阴谋陷害大发矿业,所以来我们这里报案啦。”“哦,他当然可以选择他的方法。那么你们又打算怎么样呢?”

“大发矿业集团作为我们C市著名的民营企业,纳税大户,我们当然不会对他的事袖手旁观。市领导明确指示必须把这个案子查清楚,所以很简单,我们市公安局出面,要对《承诺书》再做一次鉴定。只有这样,出来的结论才会真正无可非议。”

“这么说,你来找我的任务,就是让我把《承诺书》的原件交给你带回去做再次鉴定?”“你看,我早就说你余先生是个聪明人嘛,一点就通。”“要求我们再次拿出《承诺书》原件来的,你已经不是第一个了。可是我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。”余国伟这时收敛起笑容,变得严肃起来:“王根宝这个人你也许不了解,我是深受其害,所以绝不会上他的当的。”

刘正声一愣,余国伟这话明摆着就是拒绝啊。他脑子转了一下,叫跟来的助手把手上的提包拿给他。他拉开提包,从中取出一个公安局专用的文件袋,一只小型数码相机,然后对余国伟道:“余先生,你不相信那个王根宝我完全理解,可你总该相信我们C市公安局吧?我们人民公安是秉公办案的,所以你尽可以放心。你看,只要你把《承诺书》原件交给我,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放进这个文件袋,然后用蜡封上口,再拍照片证明。随后你可以派一个人跟我们一同去我们公安系统的鉴定机构,当场看着我们将文件袋拆封交出去。这你总会放心了吧?”“很好,既然你把自己称为人民公安,那我想你还值得沟通。这样好不好,我不知道你对王根宝这个人到底了解多少,我先给你看看有关他多年来所作所为的一些材料怎么样?”余国伟提议道。

刘正声有些措手不及,只好勉强从余国伟手中接过一只厚厚的档案袋,并从档案袋里取出文件来看一下。原来都是些揭发王根宝多次虚假注册公司、伪造金融票据等等材料的复印件。刘正声粗粗地翻了一遍,已经知道了大概,心里在想,王根宝这个家伙真有本事,就这么空手套白狼,竟然做成个亿万富翁,真他妈算是有本事的。不过徐副局长和葛书记都明确指示过了,这次必须要把案子按既定目标办好。他作为刑侦局长的任务,就是要从余国伟手上搞到那份《承诺书》原件,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行。刘正声想了想后,把所有文件装回袋内还给余国伟,然后说:“如果余先生掌握的这些材料全部属实,他王根宝至少得判五年有期徒刑。”

“我想这些材料不会是假的。”余国伟收起档案袋把它重新放回原处。“余先生,我不如把话给你挑明了吧。”刘正声看着余国伟说:“我这次来上海的任务,就是要拿到《承诺书》原件。说实话,根据以往的事实判断,加上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些材料,我现在倾向于那份《承诺书》是真的。但是你想想,即便我相信它是真的有用吗?没用。因为我上面的领导不相信,他们相信王根宝的话,认为《承诺书》是假的,是顾斌勾结你公司的人伪造出来陷害他的,目的是诈骗大发矿业的巨额资金。正因为他们相信王根宝,才会下令让我组织专案组奔赴上海,你说对不对?”

余国伟没有出声,只是认真地听着这位刑侦局长说话。他得判断刘正声的用意。

见余国伟似乎对自己的话感兴趣了,刘正声继续道:“余先生你再想想,我的上级为什么不相信你而相信王根宝?这里面的奥妙恐怕你应该也猜得出来。他王根宝一路顺畅走到今天,当然有他独特的本事,你说对吗?”